

淨土或問

〈淨土或問序〉

參禪余所不去，念佛亦非去者。禪主見性，佛念離塵。竊謂念佛一門，實為禪教共履之通途，亦士庶同遊之捷徑，可不信哉！世之學者，參禪有禪病，作佛有佛魔，祇緣去聖時遠，源流異別，比比有之，孰能遏絕？而元之天如則禪師，宗說俱通人天規則，可謂：劍離寶匣為斬不平，藥出金瓶以瘳沈痾。遂於無疑中巧設疑情，無問處而興問目，目之曰：《淨土或問》，共二十六則。所謂拔本塞源，窮諸識念者也。若其信得及，淨念相繼，觸目西方，歸心淨土，奚以為文哉？如或執妄謬解，妍醜不分，白日迷途，適越之北者，取為司南，茲有門弟子洪慈，募眾流行，非獨與世之修淨業者共，亦足為不信者之一勸耳！三宗講主守愚悟勤識。序（畢）

《淨土或問》

（全）

元師子林天如則著

明雲棲株宏編

弟子廣信校

天如老人方宴默於臥雲之室，有客排闥而入者，禪上人也，因命之坐。坐久夕陽在窓，

篆煙將滅，客乃整衣起立，從容而問曰：「竊聞永明壽和尚，稟單傳之學於天台韶國師，是為法眼的孫。匡徒於杭之淨慈，座下常數千指，其機辯才智，雷厲風飛，海內禪林，推之為大宗匠。柰何！說禪之外，自修淨土之業，而且以教人復撰揀示西方等文，廣傳于世。及作四料揀偈，其略曰：『有禪無淨土，十人九蹉路；無禪有淨土，萬修萬人去。』看他此等語言，主張淨土，壁立萬仞無少寬容，無乃自屈其禪而過讚淨土耶？此疑非小，師其為我辯之。」

答曰：「大哉問也！當知永明非過讚也，深有功於宗教者也。惜永明但舉其綱，而發明未盡，故未能盡遣禪者之疑也。余忝學禪，未諳淨土，然亦嘗涉獵淨土諸書，稍知其概。本是易行易入之方，亦是難說難信之法，所以釋迦慈父現在世時，為諸弟子說《彌陀經》，預知末法眾生少能信向，故引六方諸佛，出廣長舌說誠實言，以起其信，以破其疑。及於經末，因諸佛所讚，乃復自言：『當知我於五濁惡世，行此難事，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，是為甚難。』此皆苦口丁寧，勸人信向矣！且大悲世尊，垂救末劫，凡金口所宣一偈一句，而人、非人等，莫不信受奉行。獨於淨土之說，則間有疑者何哉？良由淨土教門至

廣至大，淨土修法至簡至易。以其廣大而簡易故，聞者不能不疑焉？所謂廣大者，一切機根攝收都盡。上而至於等覺位中，一生補處菩薩亦生淨土；下而至於愚夫、愚婦與夫五逆、十惡無知之徒，臨終但能念佛悔過，歸心淨土者，悉得往生也。所謂簡易者，初無艱難勞苦之行，又無迷誤差別之緣，但持『阿彌陀佛』四字名號，由此得離娑婆，得生極樂，得不退轉，直至成佛而後已也。其廣大既如彼，其簡易又如此，故雖智者，亦不能無疑焉！汝如知此，則知永明之讚，深有意焉而非過也。」

問曰：「廣大、簡易既聞命矣！如禪宗悟達之士，既曰『見性成佛』。其肯復求淨土之生乎？」
答曰：「汝未知之耳！悟達之士，政願求生。古人云：『不生淨土，何土可生？』汝但未悟，使汝既悟，則汝淨土之趨，萬牛不能挽矣！」

問曰：「佛祖出世為度眾生，學者但患大事不明。大事既明，當行佛教，隨類化身，入泥、入水，不避生死，廣度生靈。今悟達之士，求生淨土，則厭苦趨樂，不顧他人，此非吾所

願也。」

答曰：「見卵而求，時夜何太早計耶？爾將謂：一悟之後，習漏永除，便得不退轉耶？爾將謂：一悟之後，更無遍學佛法，修行證果等事耶？爾將謂：一悟之後，便可上齊諸佛，入生入死，不受障緣之所撓耶？審如是，則諸大菩薩，修六度萬行，動經恒河沙數劫者，寧無愧於汝耶？」

古教有云：聲聞尚有出胎之昧，菩薩亦有隔陰之昏。況近時薄解淺悟而自救不了者乎！縱有悟處深遠，見地高明，行解相應，志在度人者，柰何！未登不退，力用未充，居此濁惡，化此剛強，此亦先聖之所未許。如以未完不固之舟，濟多人於惡海，自他俱溺，其理必然。故《往生論》云：欲遊戲地獄門者，必生彼土得無生忍已，還入生死，救苦眾生，以此因緣求生淨土。又先聖有云：未得不退轉位，不可混俗度生；未得無生法忍，要須常不離佛。譬如嬰兒常不離母，又如弱羽只可傳枝。

今此國中，釋迦已滅，彌勒未生，而況四惡趣苦，因果牽纏，外道邪魔是非扇亂，美色淫聲之相惑，惡緣穢觸之交侵，既無現佛可依，又被境緣所撓，初心悟達之人，尠有不

遭其退敗者，所以世尊殷勤指歸極樂者，良有以也。蓋彼彌陀現在說法，樂土境緣種種清淨，倘依彼佛忍力易成，高證佛階，親蒙授記，然後出化眾生，去來無礙也。以是之故，雖上根利器，猶願託生，況汝中下之輩，初得發明者乎？

豈不見《觀佛三昧經》中，文殊自敘宿因，謂：得念佛三昧，常生淨土。世尊復記之曰：汝當往生極樂世界。又不見《華嚴經》中，普賢勸進善財童子海會大眾，以十大願主，導歸極樂。其偈云：『願我臨欲命終時，盡除一切諸障礙，面見彼佛阿彌陀佛，即得往生安樂剎。』又云：『彼佛眾會咸清淨，我時於勝蓮華生，親覩如來無量光，現前授我菩提記。蒙彼如來授記已，化身無數百俱胝，智力廣大遍十方，利樂一切眾生界。』又不見《楞伽經》中，授記龍樹偈云：『南天竺國中，大名德比丘，厥號為龍樹，能破有無宗。世間中顯我無上大乘法，得初歡喜地，往生安樂國。』又不見《起信論》中，馬鳴菩薩有求生之願；《無量壽論》，天親菩薩有願往之心。

又不見《大寶積經》中，印許淨飯王及七萬釋種同生安養；《十六觀經》中，指示韋提夫人及五百侍女同觀彌陀。且淨飯、韋提等，皆是現得無生法忍。西竺似此之流，不可

得而勝數矣！

東土如廬山遠公合社高人；天台賢首諸宗尊者，自行化他，曰僧曰俗，同生淨土者，又可得而勝數耶？只如文殊、普賢大菩薩也，善財海眾遍參知識，悟同諸聖者；馬鳴、龍樹等亦菩薩也，亦禪宗以為大祖師也，此諸聖人，所悟所證，比今悟達之士，為何如哉？彼尚願生樂國，親近彌陀，而汝一悟之後，更不求生，則龍樹、馬鳴、普賢、文殊等，寧無愧於汝耶？今汝何不自揣其心，自量其力，所修所證，誠有過于二菩薩、二禪祖者乎？所參知識，所悟佛性，誠有過於善財海眾者乎？所得無性法忍，受佛印證，誠有過於淨飯、韋提者乎？淨飯國王，佛之父也；七萬釋種佛之親屬也。淨土之生，倘無利益，佛忍自誤其父與親屬乎？向謂得無生法忍者，可許混俗度生，今其父王親屬既得此忍，而尚記往生，則汝求護持保養之意，豈不深且遠乎？

多見今之禪者，不究如來之了義，不知達磨之玄機，空腹高心，習為狂妄。見修淨土則笑之曰：『彼學愚夫、愚婦之所為，何其鄙哉！』余嘗論其非鄙愚夫、愚婦也，乃鄙文殊、普賢、龍樹、馬鳴等也。非特自迷正道，自失善根，自喪慧身，自亡佛種，且成謗法

之業，又招鄙聖之殃，佛祖視為可哀憐者。於是永明和尚深憐而痛哀之，剖出心肝，主張淨土，既以自修，又以化世，故其臨終預知時至，乃有種種殊勝相現，甚至舍利，鱗砌于身。嘗有撫州一僧，經年旋繞其塔。人問其故，僧曰：『因病入冥，閻王以陽數未艾，得放還生。乃見殿左，供養畫僧一幀，閻王禮拜殷勤。遂叩主吏，吏曰：此永明壽禪師也，其修行精進，徑生極樂上品，王以為希有，故圖像而禮敬之。』夫永明既悟達摩直指之禪，又能致身於極樂上品，以此解禪者之執情，以此為末法之勸信，故余謂其深有功於宗教者此也。

豈特永明為然？如死心新禪師，作勸修淨土之文，有云：『彌陀甚易念，淨土甚易生。』又云：『參禪人最好念佛，根機或鈍，恐今生未能大悟，且假彌陀願力，接引往生。』又云：『汝若念佛不生淨土，老僧當墮拔舌地獄。』又如真歇了禪師，作淨土說，有云：『洞下一宗，皆務密修，其故何哉？良以念佛法門，徑路修行，正按大藏，接上上根器，傍引中下之機。』又云：『宗門大匠，已悟不空不有之法，秉志孜孜於淨業者，得非淨業之見佛，簡易於宗門乎？』又云：『乃佛乃祖，在教在禪，皆修淨業，同歸一源。入得此門，

無量法門悉皆能入。』至如天衣懷禪師、圓照本禪師、慈受深禪師、南嶽思禪師、法照禪師、靜靄禪師、淨慈大通禪師、天台懷玉禪師、梁道珍禪師、唐道綽禪師、毘陵法真禪師、姑蘇守訥禪師、北磻簡禪師、天目禮禪師等諸大老，皆是禪門宗匠，究其密修顯化，發揚淨土之旨，則不約而同。

豈特諸大老為然！余嘗聞一老宿言曰：『合五家之宗派，盡天下之禪僧，悟與未悟，無有一人不歸淨土者。』因問其故，乃曰：『如百丈大智海禪師，是江西馬祖傳道之的。天下叢林依他建立，從古至今，無一人敢議其非；天下清規依他舉行，從始至末，無一事敢違其法。看他為病僧念誦之規云：集眾同聲舉揚一偈，稱讚阿彌陀佛，復同聲稱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或百聲，或千聲。回向伏願云：「諸緣未盡，早遂輕安，大命難逃，徑歸安養。」此非淨土之指歸乎？又看他津送亡僧，大夜念誦回向伏願云：「神超淨域，業謝塵勞，蓮開上品之花，佛授一生之記。」此非淨土之指歸乎？至於茶毘之際，別無所為，但令維那引聲高唱「南無西方極樂世界，大慈大悲，阿彌陀佛」，如是十唱而大眾十和，總名之曰「十念」也。唱畢復回向云：「上來稱揚十念，資助往生。」此非淨土之指歸乎？

自百丈以來，凡所以津送禪僧，皆依此法。然則所謂合五家之宗派，盡天下之禪僧，無有一人不歸淨土者，豈不然乎？」以余觀老宿所引之言，誠有所據，而不容辯矣！又因其言，遂悟百丈祖師立法之意，亦豈無所據而然耶？汝在叢林津送禪僧，不知其幾矣！此等回向、十念，口裏唱過，耳裏聽過，又不知其幾矣！汝既不會祖師之意，又自不發省覺之心，妄謂『悟達之士，不願往生』，則天下禪者之執，莫汝若矣！」

問曰：「淨土攝機誠乎其廣矣，愚不敢復議矣！然亦嘗聞有『惟心淨土』、『本性彌陀』之說，愚竊喜之。及觀淨土經論，所謂淨土者，十萬億土外之極樂也；所謂彌陀者，極樂國中之教主也。是則彼、我條然，遠在惟心、本性之外矣！果何謂耶？」

答曰：「汝言局矣，不識汝心之廣大而明妙者矣！《楞嚴》云：『色身外泊山河、虛空、大地，咸是妙明真心中物。』又云：『諸法所生，惟心所現。』安有佛土而不在吾心者哉？當知：淨土惟心，心外無土，如大海之現群漚，無一漚能外海也；惟心淨土，土外無心，猶眾塵之依大地，無一塵不名地也。又當知先聖有云：惟此一心具四種土：一曰凡聖同居、

二曰方便有餘、三曰實報無障礙、四曰常寂光也。

一、凡聖同居土者，自分二類：初曰同居穢，次曰同居淨。

初、同居穢土者，娑婆之類是也。居其中者有凡、有聖，而凡聖各二。凡居二者：一者、惡眾生即四趣也，二、善眾生即人天也。聖居二者：一、實聖：即四果、辟支、通教六地、別十住、圓十信後心，通惑雖盡，報身猶有，皆名實也。二權聖：謂方便、實報、寂光土中，法身菩薩及妙覺佛，為利有緣，應生同居，皆是權也。是等與凡共住，故云凡聖同居。四趣共住，故云穢土也。

次、同居淨土者，且如極樂國，雖果報殊勝，非餘可比，然亦凡聖同居。何以故？雖無四趣，而有人天，以生彼土者，未必悉是得道之人，如經云：犯重罪者，臨終懺悔念佛，即得往生。故知：雖具惑染，亦得居也。聖居權實，類前可知，但以無四惡趣，故名為淨。或曰：具明土相，復多不同，如無動界，雖是淨土，猶有男女及須彌等。淨土既其不同，穢土亦應不等也。

二、方便有餘土者，二乘、三種菩薩，證方便道者之所居也。何則？若修二觀，斷通

惑盡，塵沙別惑無明未斷，捨分段身而生界外，受法性身即有變易。所居之土，名有餘者，無明不斷也；名方便者，方便行人之所居也。故釋論曰：出三界外有淨土，聲聞、辟支佛出生其中，受法性身，非分段生也。

三、實報無障礙土者，無有二乘，純諸法身菩薩所居。破無明，顯法性，得真實果。無明未盡，潤無漏業，受法性報身，亦名果報國。《仁王經》云：『三賢十聖住果報』是也。以觀實相，發真無漏所得果報，故名為實。修因無定，色心無礙，故名真實無障礙土。

《華嚴》明『因陀羅網世界』是也。

四、常寂光土者，妙覺極智所照如如法界之理，名之為國，亦名法性土。但真如佛性，非身非土，而說身土，離身無土，離土無身。名其土者，一法二義。普賢觀毘盧遮那住處名常寂光。前二土是應，即應佛所居；第三亦應亦報，即報佛所居；第四但是真淨，非應非報，法身所居。又云：常即法身、寂即解脫、光即般若，如世伊三點，不縱橫並別，名祕密藏。諸佛如來所遊居處，真常究境極為淨土。

由是觀之，所謂十方微塵國土者，惟吾心中之土也；三世恒沙諸佛者，惟吾心中之佛

也。知此則知：無一土不依吾心而建立，無一佛不由吾性而發現。然則十萬億外之極樂，獨非惟心之淨土乎？極樂國中之教主，獨非本性之彌陀乎？又當知：惟此一心，具含十界，身土融通，重重無礙。又當知：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。生佛互現，念念交參，所以言『諸佛心內眾生，塵塵極樂；眾生心中諸佛，念念彌陀』。

又云：『十方淨穢卷懷，同在於剎那；一念色心羅列，遍收於法界。並天真本具，非緣起新成。一念既然，一塵亦爾，故能一一塵中一切剎，一一心中一切心，一一心塵復互周，重重無塵無障礙，一時頓現非隱顯，一切圓成非勝劣。若神珠之頓含眾寶，猶帝網之交映千光。我心既然，生佛體等。如此則方了：遷神億剎，實生乎自己心中；孕質九蓮，豈逃剎那際內。』又云：極樂遍在一切處，舉一而全收也。如帝釋殿上千珠寶網，千珠光影咸入一珠，一珠光影遍入千珠。雖珠珠互遍，此珠不可為彼，彼珠不可為此，參而不雜，離亦不分，一一遍彰，亦無所在。極樂淨土即千珠之一，十萬億國亦各千珠之一；至若三乘人天，下至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脩羅，一一無非千珠之一。阿彌陀佛亦千珠直示一珠，見一佛即見十方諸佛，亦見十方九界眾生。微塵剎海，十世古今，一印頓圓，無餘法矣！

如上所引，皆佛祖、聖賢遞相發揚之明訓也。知此則知：諸剎諸塵，塵塵皆唯心之極樂也；一塵一佛，佛佛皆本性之彌陀也。復何疑哉！」

問曰：「既謂淨穢融通，塵塵極樂，何娑婆獨不免於穢耶？」

答曰：「凡夫業感即淨而穢，佛眼所觀即穢如淨。豈釋迦報境而果穢哉？」

問曰：「含攝無餘，吾信惟心之大矣！圓融無礙，吾信惟心之妙矣！柰何尚滯迷情，未離穢業，則吾惟心之土何由淨耶？」

答曰：「心垢土垢，心淨土淨。故《維摩經》云：『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；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。』夫欲淨其心，有捨淨土之修法，他無能焉！」

問曰：「淨土修法其詳可得聞乎？」

答曰：「淨土無修，修因迷有；法無高下，高下由根。根有多殊，修分多類，攝其多類，

總有三門：一曰觀想，二曰憶念，三曰眾行。皆依極樂彌陀以為之主也。

一曰觀想者，如《觀經》云：『諸佛如來是法界身，入一切眾生心想中，是故汝等心想佛時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諸佛正遍知海從心想生，是故應當一心繫念，諦觀彼佛。』天台疏曰：『「諸佛如來」下，泛明諸佛；「是故應當」下，遍觀彌陀。法界身者，報佛法性身也。眾生心淨，法身自在，故云「入」，如白日昇天，影現百川，明佛身自在，能隨物現也。又法界身，是佛身，無所不遍，法界為體。得此觀佛三昧，解入相應，故云「入心想」也。是心作佛者，佛本是無，心淨故有。是心是佛者，向聞佛本是無，心淨故有，便謂條然，故云「即是」。始覺名作，終成即是佛。』《妙宗》釋曰：『欲想佛身，須知觀體，體是本覺，起成能觀。本覺乃是諸佛法界之身，以諸如來無別所證，全證眾生本性故也。若始覺有功，本覺乃顯，故云「法身從心想生」又復彌陀與一切佛，一身一智應用亦然，彌陀身顯即諸佛身，諸佛相明即彌陀體，是故泛明諸佛身以為觀察彌陀觀體。』

『從法界身下，是約感應道交釋；從又法界身下，約解入相應釋。融心解云：若無初

釋，則觀非觀佛；若無次釋，則生佛體殊。二釋相成，是今觀法。』

《妙宗》又曰：『今之心觀，非直於陰觀本性佛，乃託他佛顯乎本性。故先明應佛入我想心，次明佛身全是本覺。故應佛顯，知本性明，託外義成，唯心觀立。』若論「作、是」，即不思議三觀也。『以若破若立皆名為作，空假二觀也；不破不立名之為是，中道觀也。全是而作，則三諦俱破，三諦俱立。』『全作而是，則於三諦，俱非破非立。』『即中之空假名作。能破三惑，能立三法，故感他佛三身圓應，能成我心三身當果。即空假之中名是，則全惑即智，全障即德，故心是應佛，心是果佛。故知作是一心修此三觀，十六觀之總體，一經之妙宗也。』又曰：『此觀能令四佛土淨，如是方為此經宗致。』乃至云：『以此經本為韋提希厭同居穢，求同居淨，故談妙觀，觀彼依正。』『三觀若成，塵垢先落，非有餘淨，更生何處？』『須知正為生同居淨，故說三觀。良由觀妙能破三惑，不獨感於同居淨土，隨其惑斷淺深之處，自然感得有餘等三。如病須藥，本為身安，求得仙方，修合服之，不但身安，兼能輕骨。身安可喻生同居淨，輕骨可喻感上三土。只是一藥，効乃深勝，如一妙觀，能淨四土。』

《解》云：韋提本欲捨穢取淨，『而佛示觀法，捨穢必盡，顯淨無遺。如月蓋，為免舍離果報之病，故請觀音及乎宣呪，乃能消伏三毒之根，具足五眼之果。』故一心三觀求生淨土者，以三惑為穢土之因，以三諦為淨土之果。故別惑盡，則寂光淨，究竟三諦也；別惑未盡，則實報淨，分證三諦也。』云云。如上所明，一心三觀，能破三惑，能淨四土。其或未破而生安養同居者，託勝增修，則有餘等三淨，可待矣！且教有云：『五濁輕重，同居淨穢。』而圓觀輕濁所感同居依正最淨，比修戒善及餘經眾善感安養土，其相天殊，故天台宗以圓觀為定善也。

二曰憶念者，或緣相好，或持名號，皆名憶念。而有理、有事。如《華嚴》解脫長者云：『我若欲見安樂世界無量壽如來，隨意即見。』『如是十方一切世界所有如來，我若欲見，隨意即見。』我能了知一切如來國土莊嚴神通等事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至，無有行處，亦無住處；亦如己身，無來無去，無行住處。然彼如來不來至此，我不往彼。知一切佛及與我心皆如夢故，如夢所見從分別生，見一切佛，從自心起。又知自心，如器中水，悟解諸法，如水中影。又知自心，猶如幻術，知一切佛，如幻所作。又知自心，諸佛菩薩，悉

皆如響，譬如空谷隨聲發響，悟解自心，隨念見佛。我如是知，如是憶念，所見諸佛，皆由自心。《貞元疏》曰：『無所從來』下，正辨惟心。即心無心，便入真如，了彼相虛，惟心現故。既了惟心，了心即佛，故隨所念無非佛矣！下列四喻，通顯惟心。喻無來往，別喻兼明不出入等。四喻皆具四觀：一、正是惟心，二、惟心故空，三、惟心故假，四、惟心故中。融而無礙，即華嚴意。夢喻不來不去，影喻不出不入，幻喻非有非無，響喻非合非散。

又如《般舟經》，教修佛立三昧，專念彌陀。其略云：常念彼佛，譬如夢見金寶、親屬，相與娛樂等。永明曰：『此喻惟心所作。即有而空，故無來去；又如幻非實，則心佛兩忘；而不無幻相，則不壞心佛。空有無礙，即無去來，不妨普見；見即無見，常契中道。是以佛實不來，心亦不去，感應道交，惟心自見。』又如《楞嚴》大勢至云：『若子憶母，如母憶時，母子歷生，不相違遠。』至『我本因地，以念佛心入無生忍。』雪川以理事判之曰：觀其母子相憶之喻，則是同居事相而已；觀其自證無生法忍，則念佛心，不可單約事相而解。念存三觀，佛具三身，心破三惑，無生忍位乃可入焉！

又如《彌陀經》云：執持名號，至一心不亂。淨覺曰：一心不亂，例前妙觀，同名正受，即定心、定善也。據往人之論，則有理事。若達此心，四性不生，與空慧相應，是理一心；若用心存念，念念不間，名事一心也。真歇亦曰：一心不亂，兼含理事。若事一心，人皆可以行之，由持名號心不亂故。如龍得水，似虎靠山。此即《楞嚴》『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。去佛不遠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。』連攝中下二根之義也。若理一心，亦非他法，但將『阿彌陀佛』四字做箇話頭，二六時中，直下提撕。不以有心念，不以無心念，不以亦有亦無心念，不以非有非無心念，前後際斷一念不生，不涉階梯徑超佛地。

余嘗評之：『不以有心念』等文有四節，可配三觀。初節配空、次節配假、第三雙離、第四雙即。雙離雙即，可配中觀，蓋彼中觀亦含遮照之義也。合而言之，無非以修契性，顯其當處即空，全體即有，亦非空有亦是空有。不可湊泊，不可擬議，心路絕處，即名為佛。如上略舉數條，通名憶念，而各分理事。其理念者，與圓觀同，能破三惑，能淨四土，此攝上上根也；若其事相念者，近則感同居淨，遠則可為上三土之因耳！降此以下，事相不等。如諸經所說，或一生繫念，或三月繫念，或晨朝十念，或七七日念，或十日十夜六

時中念，或一日一夜不斷專念，加以深信之力、淨願之力、佛加被力，皆生極樂。又下而至逆惡凡夫，臨終十念亦許得生，此攝中根及下下根也。

三曰眾行者，如《華嚴經》，普賢菩薩勸進善財童子海會大眾，發十大願。一者禮敬諸佛，二者稱讚如來，三者廣修供養，四者懺悔業障，五者隨喜功德，六者請轉法輪，七者請佛住世，八者常隨佛學，九者恒順眾生，十者普皆回向。其一願皆云：虛空界盡、眾生界盡、眾生業盡、眾生煩惱盡，我願乃盡。而虛空界乃至眾生業煩惱不可盡故，我此願王無有窮盡，念念相續無有間斷，身語意業無有疲厭。至臨命終時，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，一切威勢悉皆退失，輔相大臣、宮殿內外、象馬車乘、珍寶伏藏，無復相隨，惟此願王不相捨離，於一切時引導其前，一剎那間即得往生極樂世界。到已即見阿彌陀佛，其人自見生蓮華中，蒙佛授記。得授記已，經無數劫，普於十方不可說不可說世界，以智慧力，隨眾生心而為利益，乃至能於煩惱大苦海中，拔濟眾生令其出離，皆得往生極樂世界。

又如《法華經》云：『聞是經典，如說修行。於此命終，即往安樂世界，阿彌陀佛、

大菩薩眾，圍繞住處，生蓮花中，寶座之上，不復為貪欲所惱，亦復不為嗔恚、愚癡所惱，亦復不為憍慢、嫉妬諸垢所惱，得菩薩神通、無生法忍。』

又如《大寶積經》，發十種心往生極樂。佛告彌勒：『如是十心，非諸凡愚、不善丈夫、具煩惱者之所能發。何者為十？一者、於諸眾生起於大慈，無損害心；二者、於諸眾生起於大悲，無逼惱心；三者、於佛正法不惜身命，樂守護心；四者、於一切法發生勝忍，無執著心；五者、不貪利養、恭敬、尊重，淨意樂心；六者、求佛種智，於一切時無忘失心；七者、於諸眾生尊重、恭敬，無下劣心；八者、不著世論，於菩提分生決定心；九者、種諸善根無有雜染，清淨之心；十者、於諸如來捨離諸相，起隨念心。』『是名菩薩發十種心，由是心故當得往生。』『若人於此十心隨成一心，樂欲往生彼佛世界，若不得生無有是處。』

又如《觀經》云：『欲生彼國者，當修三福。一者、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；二者、受持三歸，具足眾戒，不犯威儀；三者、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，勸進行者。』『此三種業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佛淨業正因。』《疏》曰：初業共凡夫，

次業共二乘，後業乃大乘不共之法也。又如《大本》三輩發菩提心，及諸經論所明，誦經持呪、建塔造像、禮拜讚頌、奉持齋戒、燒香散華、懸繒幡蓋，凡一行一事足以求生者，資之以信願回向之力，無不生也。

如上泛引，通名眾行。然願行既有大小之不等，而又各有理事之不同。且如《華嚴》十願、《寶積》十心之類，生於極樂者，其所感依正之勝，及所見之佛、所聞之法，較諸小行常流，應必懸異也。」

問曰：「吾聞善財童子，圓頓利根，一生取辦。今乃不生華藏，而勸生極樂，此何意耶？」
答曰：「《華嚴疏》中自有此問。彼所答云：有緣故，歸憑情一故，不離華藏故，即本師故。謂華藏中，所有佛刹皆微塵數，極樂去此十萬億土，並未出於刹種之中，故不離也。經云：『或有見佛無量壽、觀自在等共圍繞。』此讚遮那，隨名異化，故即本師也。又曰：普賢為善財海眾結歸極樂者，蓋為信解圓宗之人，入文殊智，修普賢行，福慧、事理皆稱法界。此大心人，雖妙悟本明，頓同諸聖，然猶力用未充，未及如來出世普利眾生，所以暫依淨

土親近彌陀，直至成佛，意在此也。」

問曰：「眾行門中，既云：大小不等，理事有殊，所感生相，亦乃懸異。然則觀想、憶念二門，修各不等，其所感相，同耶？異耶？」

答曰：「皆不同也。故永明曰：九品往生，事非一等。或遊化國，見佛應身；或生報土，見佛真體。或一夕而便登上地，或經劫而方證小乘。或利根、鈍根，或定意、散意。或道悟遲速，而機器不同；或花開早晚，而時限有異。又慈雲曰：雖分九品，猶是略分，若更細分，亦應無量。」

問曰：「極樂只是同居，本非實報，何謂『或生報土，見佛真體』耶？」

答曰：「爾將謂同居之外，別有實報耶？當知三土，不離同居，持身境受用，遞遞不相同耳！如經云：彌陀佛身，高六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由旬等。古師曰：此實報身也。又雪川曰：極樂國土，四土不同，豈但極樂為然！荊溪云：直觀此土，四土具足。如當時華嚴海

會不離逝多林，而諸大聲聞不知不見，即此類也。」

問曰：「既云『此土四土具足』，只消就此展轉修行，反欲捨此而生彼國，何耶？」

答曰：「此方雖具四土，奈何穢業難除，夫欲捨穢取淨，勢須彼國求生。《四明》云：『此土濁重，十信方出苦輪；彼土境勝，九品悉皆不退。』豈不聞『大通佛世，受教之徒，已經塵點劫來，尚在聲聞之地，皆因退轉，故涉長時。』如『身子已證六心，猶自退落五道，況悠悠修行者乎！蓋由此土多值退緣。故云：魚子、菴羅華、菩薩初發心，三事因中多，及其結果少。』若生極樂，藉彼勝緣，博地凡夫，便階不退，以是之故，求生彼國。」

問曰：「同居淨土其類甚多，今偏指極樂，而又偏讚其境勝，緣勝何耶？」

答曰：「經云：『彼國眾生，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，故名極樂。』今以娑婆對而比之，此則血肉形軀，有生皆苦。彼則蓮華化生，無生苦也；此則時序代謝，衰老日侵。彼則寒暑不遷，無老苦也；此則四大難調，多生病患。彼則化體香潔，無病苦也；此則七十者稀，無

常迅速。彼則壽命無量，無死苦也；此則親情愛戀，有愛必離。彼無父母妻子，無愛別離苦也；此則仇敵冤讎，有冤必會。彼則上善聚會，無冤憎會苦也；此或困苦饑寒，貪求不足。彼皆衣食珍寶，受用現成；此或醜穢形骸，根多缺陷。彼則端嚴相貌，體有光明；此則輪轉生死，彼則永證無生；此有四趣之苦，彼無三惡之名；此則丘陵坑坎，荊棘為林，土石諸山，穢惡充滿。彼則黃金為地，寶樹參天，樓聳七珍，花敷四色；此則雙林已滅，龍華未來。彼則無量壽尊，現在說法；此則觀音、勢至，徒仰嘉名。彼則與二上人，親為勝友；此則群魔外道，惱亂正修。彼則佛化一統，魔外絕蹤。此則媚色妖姪，迷惑行者。彼則正報清淨，實無女人；此則惡獸魑魅，交扇邪聲。彼則水鳥樹林，咸宜妙法。

二土較量，境緣迥別，而樂邦之勝，其數無窮，未暇悉舉也。其境勝者，可以攝眾生取淨之情；其緣勝者，可以助生者修行之力。雖同居淨類甚多，惟極樂修行緣具，故偏指也。」

問曰。「十方如來皆可親近，今獨推彌陀者，何耶？」

答曰：「獨推彌陀，其故有三：一、誓願深重，二、娑婆有緣，三、化道相關也。

願重者，經云：彌陀往昔因中，嘗發種種廣大誓願。其略曰：若我成佛已來，其有眾生，願生我國，或聞我名，修諸善本，稱我名號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誓不取正覺。既生我國，若有退轉，不決定成佛者，誓不取正覺。故《華嚴鈔》曰：彌陀願重，偏接娑婆眾生也。

有緣者，我佛釋迦現在世時，眾生聞佛所教，歸向彌陀，固已多矣。觀佛滅後，末世眾生，無問僧俗男女、貴賤貧富，稍聞佛教者，無不信向；未聞佛教者，亦會稱名；縱是頑愚暴惡無信之徒，或遭厄難危險之處，或發讚歎怨嗟之聲，不覺信口便叫『阿彌陀佛』；至於兒童女子戲弄之際，聚沙搏泥，圖牆畫壁，便作彌陀佛像；甚至於學行未穩，學語未成者，自然能唱阿彌陀佛。此皆不勸而發，不教而能，非有緣而何？又如《無量壽經》云：吾說此經今見無量壽佛及其國土，所當為者，皆可求之，無得以我滅度之後，復生疑惑。當來之世，經道滅盡，我以慈愍，特留此經，更住百歲，其有眾生，值此經者，隨意所願，皆可得度。又經云：此經滅後，佛法全無，但留『阿彌陀佛』四字名號，救度眾生。其有

不信而謗毀者，當墮地獄具受眾苦。故天台云：當知彼佛，於此惡世，偏有緣耳！

相關者，先覺謂：兩土聖人，示居淨穢，以折攝二門，調伏眾生。此以穢、以苦、以促、以多魔惱而折之，俾知所厭；彼以淨、以樂、以延、以不退轉而攝之，俾知所欣。既厭且欣，則化道行矣！又我釋迦，於三乘授道之外，其有度未盡者，度在彌陀，故於諸大乘經，丁寧反覆，稱讚勸往者，蓋化道之相關也。以是三者之故，乃獨推焉。」

問曰：「偏指獨推之說，旨哉言乎！欣厭取捨之方，至哉教矣！敢問：欣厭取捨，得無愛憎，能所之過乎？」

答曰：「汝不知言也，此非世間之愛憎、能所也，此乃十方如來轉凡成聖之通法也。若非厭捨，何以轉凡？若非欣取，何以成聖？故自凡夫，預乎聖位，由聖位以至等覺，其間等而上之，無非欣厭，極乎妙覺，取捨始亡。故先德云：取捨之極與不取捨，無有異也。況此淨土之法，只一化機，而釋迦、彌陀之所共立者也。此指其往，彼受其來，倘非厭捨，離此無由；倘非欣取，生彼無分。既捨此矣，又生彼矣，藉彼勝緣，直至成佛。然愛憎能

所，功莫大矣！何過之有故？」

問曰：「取捨之談，無敢議矣。但往生之說，能不乖於無生之理乎？」

答曰：「天台云：『智者熾然求生淨土，達生體不可得，即是真無生，此謂心淨，故佛土淨。愚者為生所縛，聞生即作生解，聞無生即作無生解，不知生即無生，無生即生』也。長蘆曰：以生為生者，常見之所失也；以無生為無生者，斷見之所惑也；生而無生，無生而生者，第一義諦也。天衣曰：生則決定生，去則實不去。」

三家之說，其旨甚明，今余復以性、相二字釋之。妙真如性本自無生，因緣和合乃有生相。以其性能現相故，曰無生即生；以其相由性現故，曰生即無生也。知此則知：淨土之生，惟心所生，無生而生，理何乖焉？」

問曰：「往生之說，其旨昭然，但今之學者，不能曉了。千人萬人疑道：極樂遠隔十萬億國，臨命終時恐難得到。復何策以曉之？」

答曰：「是可嘆也！說了許多『心外無土，土外無心』，到者裏，猶道不曉。此無他，只是眾生妄認：自心在色身之內方寸之間。不知自家心量，元自廣大。豈不聞讚佛偈云：『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』。且十方虛空，無量無邊，被我心量都盧包了。恒沙世界無量無數，我之心量一一周遍，如此看來，十萬億國在我心中，其實甚近，何遠之有？命終生時，生我心中，其實甚易，何難之有？豈不見《十疑論》云：十萬億剎，為對凡夫肉眼，生死心量說耳！但使眾生淨土業成者，臨終在定之心，即是淨土受生之心，動念即是生淨土時。為此《觀經》云：彌陀佛國，去此不遠。又業力不可思議，一念即生，不須愁遠。又如人夢，身雖在床，而心意識，遍至他方。生淨土亦然，不須疑也。經云：一彈指頃，即得往生。又云：屈伸臂頃。又云：頃刻之間。故《自信錄》云：十萬億剎，頃刻至者，自心本妙耳！

此等重重喻說，只是言其生在自己廣大心中，甚近而甚易者也。我如今且莫說廣大心量，且只就汝色身之內，方寸之間，說箇譬喻。譬如此方到西天竺，動經十萬餘里，一路之間，多經國土，有一人雖未親到，曾聞他人講說一遍，記憶在心。其人後時，坐臥之間，

忽動一念，思量彼國。思量千里，便到千里；思量萬里，便到萬里；思量天竺，便到天竺。以此比之，生淨土便是這箇道理。豈不是彈指之頃，一念便到，何難到之有哉？汝若不修淨業，要到極難；淨業若成，要到極易。但辨肯心，決不相賺。」

問曰：「不修淨業要生極難，此誠言也。何故前舉逆惡凡夫臨終亦生？吾未聞其詳，而且有疑，幸詳示而釋之。」

答曰：「《觀經》云：『下品下生者：或有眾生作不善業，五逆十惡具諸不善。如此愚人以惡業故，應墮惡道，經歷多劫受苦無窮。如此愚人臨命終時，遇善知識種種安慰，為說妙法教令念佛。此人苦逼不遑念佛，善友告言：汝若不能念者，應稱無量壽佛。如是至心令聲不絕，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，稱佛名故，於念念中，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。命終之時，見金蓮華，猶如日輪住其人前，如一念頃，即得往生極樂世界。於蓮華中，滿十二大劫，蓮華方開。觀世音、大勢至以大悲音聲，為其廣說諸法實相，除滅罪法。聞已歡喜，應時即發菩提之心。』此其詳也。雖十二劫處蓮華中，而其受用，快樂如忉利天。故古者

云：『華中快樂如忉利，不比人間父母胎。』

逆惡得生者，《觀經疏》曰：『以念佛除滅罪障故，即以念佛為勝緣也。』余詳經意，即是念佛滅罪而生。然以疏論參而明之，則有三義：一者、或問：『如何以少時心力，而能勝終身造惡耶？』曰：『心雖少時，而其力猛利，是心勇決名為大心。以捨身事急故，如人入陣，不惜身命名為健人也。』二者、此雖造惡，或現世曾修三昧故，臨終勸念，定心易成，亦是乘急戒緩人也。縱現世不修三昧，亦是宿種今熟，以宿善業強故，臨終得遇善知識，十念功成也。三者、若非宿種，又非現修，則其念佛之時，必有重悔。故永明曰：『善惡無定，因緣體空；迹有升沈，事分優劣。真金一兩，勝百兩之疊華；燭火微光，蕪萬仞之積草。』

問曰：「五濁惡世人皆有罪，縱未造五逆重罪，其餘罪業孰能無之？苟不懺悔消滅，但只臨終念佛，能往生乎？」

答曰：「亦得生也，此乃全藉彌陀不思議之大願力也。《那先經》云：如持百枚太石置於船

上，藉船力故，石不沒水；若無其船，小石亦沒。喻彼世人，一生造惡，臨終念佛，不入泥犁；若非念佛，雖作小惡，亦入泥犁，況大惡乎！船喻佛力，石喻惡業，故昔人有『帶業而生』之說。四土文中亦云：具惑染者，亦得生同居淨也。又如僧雄俊，臨入鑊湯；并汾州人，屠牛為業，臨終見群牛逼觸，其身苦痛切己；及張鐘馗，殺雞為業，臨終見神人驅群雞，啄破兩目，流血盈床。稱佛名號，俱生淨土，此非佛力，而何請復以喻明之。如人現犯官法，應入官內，以投託國王，承王宣召，則官不能拘而復達帝京也。所以《西資鈔》云：得生淨土，是假他力，彌陀願攝、釋迦勸讚、諸佛護念。如渡大海，既得巨舟，仍有良導，加以便風，必能速到彼岸也。若其不肯登舟，遲留惡國者，誰之過歟？」

問曰：「前云『博地凡夫，便階不退』，此必已無惡業者也。今此帶業而生，能不退乎？」答曰：「例皆不退。經云：『其有生者，悉住正定之聚。』又云：『眾生生者，皆是阿鞞跋致。』又《十疑論》云：有五因緣，能令不退：一者、阿彌陀佛大悲願力攝持，故不退；二者、佛光常照、菩提心常增長，故不退；三者、水鳥樹林、風聲樂音，皆說苦空，聞者

常起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心，故不退；四者、彼國純諸菩薩以為良友，無惡緣境，外無外道鬼魔，內無邪三毒等，煩惱畢竟不起，故不退；五者、生彼國者，壽命永劫，共佛齊等，故不退也。又古人云：『不願生淨土則已，願生則無不得生；不生則已，生則永不退轉也。』」

問曰：「一生造惡，臨終念佛，帶業得生，又無退轉，此彌陀願力，誠乎不可思議矣！然則我於生前，且做世間事業，直待臨終，然後念佛，可乎？」

答曰：「苦哉，苦哉！何等愚謬之言也。砒霜酖酒毒中之毒，今汝此言毒於砒霜酖酒者也。非特誤賺自己，又且誤賺天下，曰僧曰俗，善男信女，皆此言也。向所謂逆惡凡夫，臨終念佛者，乃是宿有善根、福德因緣，方遇知識，方得念佛。此等僥倖，萬萬人中，無一箇半箇，汝將謂人人臨終有此僥倖哉？豈不見《群疑論》云：世間有十種人，臨終不得念佛。一者、善友未必相遇，故無勸念之理；二者、業苦纏身，不遑念佛；三者、或偏風失語，不能稱佛；四者、狂亂失心，注想難成；五者、或遭水火，不暇至誠；六者、遭遇豺狼，無復善友；七者、臨終惡友，壞彼信心；八者、飽食過度，昏迷致死；九者、軍陣鬪戰，

奄忽而亡；十者、忽墜高巖，傷壞性命。

如此等十種之事，皆是尋常耳聞眼見，不論僧俗男女，人皆有之。或宿業所招，現業所感，忽爾現前，不容迴避。爾又不是神通聖人，有宿命通，能知臨終有業無業；又不是有他心、天眼，能知臨終好死惡死。如上十種惡緣，忽然遭著一種，便休了也；便做手脚，不得了也；便有知識、活佛圍繞，救爾不得了也。便須隨業受報，向三途八難中，受苦受罪，到那時，要聞佛名，不聞了也。

直饒爾無此惡緣，只是好病而死，亦不免風刀解體，四大分離，如生龜脫筒，螃蟹落湯，痛苦逼迫，怕怖悵惶，念佛不得了也！更饒爾無病而死，又或世緣未了，世念未休，貪生怖死，擾亂胸懷。若是俗人，又兼家私未明，後事未辦，妻啼子哭，百種憂煎，念佛不得了也！更饒爾未死以前，只有些少病痛在身，忍疼忍苦，叫喚呻吟，問藥求醫，祈禱懺悔，雜念紛飛，念佛不得了也！更饒爾未病以前，只是年紀老大，衰相現前，困頓龍鍾，愁嘆憂惱，只向箇衰老身上，左安右排，念佛不得了也！更饒爾未老以前，正是少壯之日，正好念佛之時，稍或狂心未歇，俗務相關，東攀西緣，胡思亂想，業識茫茫，念佛不得了

也！更饒爾閑自在，有志修行，稍於世相之中，照不破、放不下，把不定、坐不斷，忽遭些子境界現前，一箇主人隨他顛倒，念佛不得了也！

爾看他老病之時，少壯清閑之日，稍有一事掛心，早是念佛不得，況待臨終時哉？何況爾更道：且做世間事業。爾真癡人，說此癡話，敢保爾錯用身心了也。且世間事業，如夢如幻，如影如響，那一件有實效？那一件替得生死？縱饒廣造伽藍，多增常住，攀求名位，交結官豪，爾將謂：多做好事。殊不知，犯了如來不體道本，廣造伽藍等戒。

豈不見道：有為之功，多諸過咎，天堂未就，地獄先成，生死未明，皆成苦本。眼光落地，受苦之時，方知平生所作，盡是枷上添枷，鎖上添鎖，鑊湯下增柴炭，劍樹上助刀鎗，袈裟下失却人身，萬劫難復，鐵漢聞之，也須淚落。祖師如此苦口勸人，曾許爾且做事業，待臨終方念佛乎？

又不見死心禪師道：世間之人，財寶如山，妻妾滿前，日夜歡樂，他豈不要長生在世？奈前程有限，暗裏相催，符到奉行，不容住滯，閻羅老子不順人情，無常鬼王有何面目。且據諸人，眼裏親見，耳裏親聞，前街後巷，親情眷屬，朋友兄弟，強壯後生，死却多少。

世人多云：待老來方念佛。好教爾知：黃泉路上無老少，能有幾人待得老到？少年天死者，多矣！古人云：『莫待老來方念佛，孤墳多是少年人。』又云：自從早年，索妻養兒，經營家計，受盡萬千辛苦，忽然三寸氣斷，未免一旦皆休。若是孝順兒孫，齋得幾僧，看得部經，燒得陌紙，春三秋九，做得碗羹飯，哭得幾聲，猶是記憶爺娘。若是不肖之子，父母方死，骨頭未冷，作撻財產，出賣田園，恣意作樂。以此較之，著甚麼急？兒孫自有兒孫福，莫與兒孫作馬牛。復引古德云：『冷笑富家翁，營生忙似箭，園內米生虫，庫中錢爛貫。日裏把秤稱，夜間點燈算，形骸如傀儡，莫教繩索斷。』

死心如此苦口勸人，曾許爾且做事業，待臨終方念佛乎？當思：人生在世能有幾時？石火電光眨眼便過。趁此未老、未病之前，抖擻身心，撥棄世事。得一日光景，念一日佛名；得一時工夫，修一時淨業。由他臨命終時，好死、惡死，我之盤纏，預辦了也；我之前程，穩穩當當了也。若不如此，後悔難追。思之，思之！」

問曰：「吾之言過矣！駟不及舌矣！承師之教，誰不寒心？奈何人心，易進易退。一聞警

策，勇猛精勤；忽於目前逢一障難，便轉念頭，別求方便。都道：淨業只是身後之事，於今目前，無所利濟。從此身心，一時放退，是亦無怪其然耶！」

答曰：「汝之所見未廣也。豈不見經中道：受持佛名者，現世當獲十種勝利：一者、晝夜常得一切諸天、大力神將、河沙眷屬，隱形守護；二者、常得二十五大菩薩，如觀世音等，及一切諸菩薩，常隨守護；三者、常得諸佛晝夜護念，阿彌陀佛常放光明攝受此人；四者、一切惡鬼，若夜叉、若羅剎皆不能害，一切毒蛇、毒龍、毒藥悉不能中；五者、火難水難，冤賊刀箭，牢獄枷鎖，橫死狂生，悉皆不受；六者、先所作業，悉皆消滅，所殺冤命，彼蒙解脫，更無執對；七者、夜夢正直，或復夢見阿彌陀佛勝妙色像；八者、心常歡喜，顏色光澤，氣力充盛，所作吉利；九者、常為一切世間人民恭敬供養，歡喜禮拜，猶如敬佛；十者、命終之時，心無怖畏，正念現前，得見阿彌陀佛及諸聖眾，持金蓮華，接引往生西方淨土，盡未來際，受勝妙藥。」

如上十種利益，經文具載，乃佛口之所宣也，既是現生、來世皆有利益，然則世出世間要緊法門，無如念佛者矣！但當精進不用懷疑。」

問曰：「念佛之門多承開導，群疑盡釋，正信現前矣！但上文所謂『抖擻身心，撥棄世事』，今世網中間有境緣順，便身意安閑者，則可依此而行。其有世事不容撥棄者，又當何以教之？」

答曰：「世網中人，若是痛念無常，用心真切者，不問苦樂、逆順、靜鬧、閒忙，一任公私幹辦，迎賓待客，萬緣交擾，八面應酬，與他念佛，兩不相妨。不見古人道：『朝也阿彌陀，暮也阿彌陀，假饒忙似箭，不離阿彌陀。』又云：『作密不妨流水過，山高豈礙白雲飛？』其有世緣稍重，力量稍輕者，亦須忙裏偷閑，鬧中取靜，每日或念三萬聲、一萬聲、三千聲、一千聲，定為日課，不容一日放過。又有冗忙之極，頃刻無閑者，每日晨朝必須十念，積久功成，亦不虛棄。念佛之外，或念經、禮佛、懺悔、發願，種種結緣，種種作福，隨力布施，修諸善功以助之，凡一毫之善，皆須回向西方。如此用功，非惟決定往生，亦且增高品位矣！」

問曰：「泛言念佛，未有其方，且十念、回向之法，亦所未諭，幸詳以示之。」

答曰：「念佛者，或專緣三十二相，繫心得定，開目、閉日常得見佛；或但專稱名號，執持不散，亦於現身而得見佛。此間現見，多是稱佛名號為上。稱佛之法，必須制心，不令散亂，念念相續，繫緣佛號，口中聲聲喚阿彌陀佛，以心緣歷，字字分明。稱佛名時，無管多少，並須一心一意，心口相續，如此方得一念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。若不然者，滅罪良難。」

十念者，每日清晨，面西正立合掌，連聲稱阿彌陀佛，盡一氣為一念，如是十氣名為十念，但隨氣長短，不限佛數多少，唯長唯久，氣極為度；其佛聲，不高不低，不緩不急，調停得中。如是十氣連屬不斷，意在令心不散專精為功，故名此為十念者，顯是藉氣束心也。盡此一生，不得一日暫廢。

回向發願者，念佛既畢，即云：弟子某一心歸命極樂世界阿彌陀佛，願以淨光照我，慈誓攝我，我今正念，稱如來名，為菩提道，求生淨土。佛昔本誓：若有眾生，欲生我國，至心信樂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覺。願此念佛因緣，得入如來大誓海中，承佛慈

力，眾罪消滅，淨因增長。若臨命終，自知時至，身無病苦，心不貪戀，意不顛倒，如入禪定。佛及眾聖，手持金臺，來迎接我，如一念頃，生極樂國，花開見佛，即聞佛乘，頓開佛慧，廣度眾生，滿菩提願。』如上念佛之法，至於回向，乃先德垂訓，切要之方，盛傳於世久矣！當遵而行之。」

問曰：「世網中人，隨量指授微細方法，靡不詳明矣。然則我輩，世外之人，又當何以加其功焉？」

答曰：「前不云乎：修有多類，攝成三門。如是三門，門門可入。或單、或兼，隨意之所取耳。」

問曰：「圓觀之修、惟心之念，似乎上器之行門；《華嚴》十願、《寶積》十心，亦乃大根之功用。倘根器之不對，則功行之難成。今吾自揣其根，觀吾所好，惟在專持名號，暇則或加禮拜、懺悔而已，師以為如何？」

答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汝知量矣。觀汝之言，正合善導『專修無間』之說矣。專修者，謂眾生障重，境細心麤，識颺神飛，觀難成就，是以大聖悲憐，直勸專稱名號。正由稱名易，故相續即生，若能念念相續，畢命為期，十即十生，百即百生。何以故？無外雜緣得正念故，與佛本願相應故，不違教故，順佛語故。若捨專修而修雜業以求生者，百中希得一二，千中希得三四，乃出雜緣亂動，失正念故，與佛本願不相應故，與教相違故，不順佛語故，繫念不相續故，心不相續報佛恩故。雖有業行，常與名利相應故；樂近雜緣，自障障他生淨土故。無間修者，身須專禮阿彌陀佛，不雜餘禮；口須專稱阿彌陀佛，不稱餘號，不誦餘經；意須專想阿彌陀佛，不雜餘想。又若貪嗔癡來間者，隨犯隨懺，不令隔日、隔念、隔時，常使清淨，亦名無間修也。

善導和上者，天竺傳中，稱為彌陀化身也，觀其『專修無間』之說，要緊只在念念相續。故孤山亦云：不可等閑發願，散亂稱名。永明亦云：直須一心歸命，盡報精修。坐臥之間，常面西向，當行道禮敬之際，念佛發願之時，懇苦翹誠，無諸異念，如就刑戮，若在狴牢，怨賊所迫，水火所逼，一心求救，願脫苦輪，速證無生，廣度含識，紹隆三寶，

誓報四恩。如斯志誠，方不虛棄。如或言行不稱，信願輕微，無念念相續之心，有數數間斷之意，恃其懈怠，臨終望生，但為業障所遮，恐難值其善友，風火逼迫，正念不成。何以故？如今是因，臨終是果，應須因實，果則不虛，聲和則響順，形直則影端故也。」

問曰：「念念相續之修，豈非余所願也！奈何定力未成，念頭無主。或舊學未忘，或邪想亂起，或境緣相觸照顧不牢，或情想紛飛遏捺不住，不覺念頭東走西走，眨得眼來千里萬里去了。又或惹著一毫世事，便是五日、十日，半月、一月，擺脫不去，豈特間斷而已哉？言之可慚，思之可慟，又當何策以治之？」

答曰：「嗚呼！此天下學者之通病也。汝當間斷之時，若不痛加鞭策，則專修無間之念，永無成就之期。余聞古人有三種痛鞭之策，今復為汝獻之，汝當諦而聽之。一曰、報恩，二曰、決志，三曰、求驗。」

第一、報恩者：既修淨土，當念報恩。佛恩國恩，固未暇論，只如父母養育之恩，豈非重恩？師長作成之德，豈非重德？爾最初出家，便說要報重恩；後來行脚，又說要報重

德。離鄉別井二、三十年，父母師長艱難困苦，爾總不顧；父母老病，爾又不看；及聞其死，爾也不歸；如今或在三塗，受罪受苦，望爾救他、望爾度他。爾却念念間斷，淨土不成，淨土不成，自救不了，自救不了，如何救他？既不能相救，爾是忘恩負義，大不孝人。經云：不孝之罪，當墮地獄。然則一念間斷之心，便是地獄業也。又且不蠶而衣，不耕而食，僧房、臥具受用現成，爾當勤修淨業，圖報信施之恩。祖師道：此是施主妻、子分上，減剋將來。道眼未明，滴水寸絲也，須牽犁拽耙，償他始得。爾却念念間斷，淨土不成；淨土不成，酬償有分，然則一念間斷之心，便是畜生業也。

第二、決志者：若學專修，志須決定。爾一生參禪，禪既不悟；及乎看教，教又不明。弄到如今，念頭未死，又要說幾句禪，又要說幾句教，又要寫幾箇字，又要做幾首詩。情掛兩頭，念分四路。祖師道：『毫釐繫念，三塗業因，瞥爾情生，萬劫羈鎖。』爾却志無決定，情念多端，因此多端，間斷正念，然則一念間斷之心，便是三塗羈鎖業也。又且守護戒根，志不決定，或因身口念念馳求。教中道：寧以洋銅灌口，不可以破戒之口受人飲食；寧以熱鐵纏身，不可以破戒之身受人衣服。況因諸戒不嚴，邪心妄動，因此妄動，間

斷專修，然則一念間斷之心，何止熱鐵洋銅業也！又且斷除憎愛，志不決定，每於虛名浮利，自照不破，名利屬我便生貪愛，名利屬他便生憎妬。古人云：『貪名貪利，同趨鬼類；逐愛逐憎，同入火坑。』爾却因此愛憎，間斷淨土，然則一念間斷之心，便是餓鬼火坑業也。

第三、求驗者：既學專修，當求靈驗。爾如今髮白面皺，死相現前，知道臨終更有幾日？須在目前，便要見佛。只如廬山遠法師，一生之中，三度蒙佛摩頂；又如懷感法師，稱念佛名，便得見佛；又如少康法師，唱佛一聲眾見一佛從口飛出，唱佛十聲則有十佛從口飛出，如貫珠焉。此等靈驗，萬萬千千。爾若心無間斷，見佛不難，間斷心生，決不見佛。既不見佛，與佛無緣，既無佛緣，難生淨土。淨土不生，必墮惡道。然則一念間斷之心，便是三塗惡道業也。戒之，戒之！

如上三策，當自痛鞭，使其念不離佛，佛不離念，感應道交，現前見佛。既見樂邦之佛，即見十方諸佛。既見十方諸佛，即見自性天真之佛。既見自性天真之佛，即得大用現前，然後推其悲願，廣化一切眾生，此名淨土禪，亦名禪淨土也。然則永明所謂：『有禪

有淨土，猶如帶角虎，現世為人師，來生作佛祖。』豈不驗於此哉？勉之，勉之！」

於是禪上人者，既喜且驚，矍然久之，如有所失。天如老人乃復告之曰：「禪與淨土，了即俱了，心外無法，莫錯會好。」上人乃稽顙再拜曰：「吾多幸矣！今吾知所歸矣！」

謝而退。(CBETA, T47, no. 1972, p. 292, a2-p. 302, c9)